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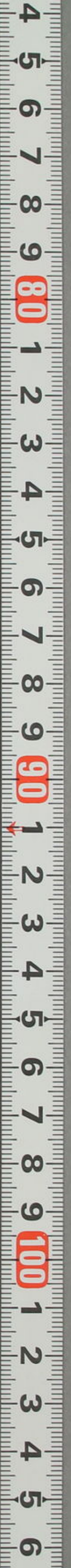


莊子註疏

七之十

仁
1605
4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348 號
第 4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口仁3
1605
4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音義曰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為牛馬應為帝王者也

郭象注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而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疏 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

問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齧缺因

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疏

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踴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



恭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
李云天庭氏又云無名之
君也

字寓八同也

司馬云徐徐安隱自于
于無所知自徐簡文云徐徐
于手窅之狀也

及恭氏夫有虞氏之與恭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

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世孰名之故未之嘗名何

勝負之存耶然無迹者乘群變履有虞氏舜也恭氏

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即太昊伏羲也三

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取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

養物淳和則任真而馭字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夫以人所好為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

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

得無失無可無不可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

豈直藏仁而要人也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

故未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恭氏其卧徐徐

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太時崔作徐

其覺于于徐徐寬緩之自于于自得之自伏儀之時

淳風尚在故臥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

而自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人奚是人非

於非人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其知情

信任其自知疏率其真知情無其從其真任其自得

疏以不能為從從無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

於有虞既率其情其從不偽故能超出有吾見狂

之世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接輿在接輿日崔本目字無中如何以語汝疏肩吾接輿已

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具前解日中

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肩吾曰告我

君入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耳

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
經常也准云出典法也
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
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
人也○欺簡文云欺妄也

疏

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已出智以
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畏庶誰不敢從遐遠

黎元敢不
既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已割物則
物失其真也 **疏**

夫以已割物物喪其
真欺誑之徒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

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
身制天下則切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

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也猶大道遐
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濟又蚤蟲蟲至小山
岳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
綸用仁理物從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

全其性分
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
之內而已 **疏**治物治外者言不洽之者

也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疏 須其正性
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

者而已矣

不為其
所不為 **疏** 確實也須其實性於事有能者

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熏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 **疏** 智

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
則高飛而逃矰鼠則深穴而避熏斯皆率性自然豈待
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亦在人亦 **而曾一蟲之無知**

如

言汝曾不知此二虫 **疏** 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虫不
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

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 **○天根遊於殷**
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以妄哉

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

李云采名 李二二

下_フ 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

側_ニ 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

側_ニ 適_レ 遇_レ 無_レ 名_レ 人_レ 而_レ 問_レ 之_ニ 無_レ 名_レ 人_レ 曰_レ 去_レ 汝_レ 鄙_レ 人_レ 也_レ 何_レ

請_レ 問_レ 之_ニ 意_レ 在_レ 乎_レ 天_レ 下_ニ 問_レ 為_レ 天_レ 下_ニ 則_レ 非_レ 起_レ 於_レ 太_レ 初_ニ 止_レ 於_レ 玄_レ 冥_ニ 者_レ 也_レ 疏_レ 汝_レ 是_レ 鄙_レ 陋_ニ 之_レ 人_レ 其_レ 速_レ 去_レ 所_レ 問_レ

之_レ 旨_レ 甚_レ 不_レ 悅_レ 予_レ 方_レ 將_レ 與_レ 造_レ 物_レ 者_レ 為_レ 人_レ 任_レ 人_レ 之_レ 造_レ

豫_レ 我_レ 心_レ 也_レ 物_レ 為_レ 人_レ 素_レ 分_レ 各_レ 足_レ 何_レ 勞_レ 作_レ 法_レ 措_レ 意_レ 厭_レ 則_レ 又_レ 乘_レ 夫_レ 莽_レ 眇_レ

治_レ 之_レ 既_レ 同_レ 於_レ 太_レ 通_ニ 故_レ 任_レ 而_レ 不_レ 助_レ 也_レ 夫_レ 聖_レ 人_レ 馭_レ 世_レ 恬_レ 淡_ニ 無_レ 為_レ 大_レ 順_レ 物_レ 情_レ 有_レ 同_レ 造_レ 化_ニ 若_レ 其_レ 息_レ 用_レ 故_レ

之_レ 鳥_レ 以_レ 出_レ 六_レ 極_ニ 之_レ 外_ニ 而_レ 遊_レ 無_レ 何_レ 有_レ 之_レ 卿_レ 以_レ 處_レ 壤_レ

壤一作垠

力_レ 量_レ 李_レ 音_レ 浪_レ 處_レ 莽_レ 眇_レ 群_レ 碎_ニ 之_レ 謂_レ 耳_レ 乘_レ 群_レ 碎_ニ 馳_レ 萬_レ 物_レ 疏_レ 莽_レ 眇_レ 深_レ

垠_レ 之_レ 野_ニ 故_レ 能_レ 出_レ 處_レ 常_レ 通_ニ 而_レ 無_レ 狹_レ 滯_ニ 之_レ 地_レ 也_レ 疏_レ 遠_レ 之_レ 謂_レ

壙_レ 垠_レ 宏_レ 博_ニ 之_レ 名_レ 鳥_レ 則_レ 取_レ 其_レ 無_レ 迹_レ 輕_レ 昇_レ 六_レ 極_ニ 猶_レ 六_レ 合_ニ 也_レ 夫_レ 聖_レ 人_レ 馭_レ 世_レ 恬_レ 淡_ニ 無_レ 為_レ 大_レ 順_レ 物_レ 情_レ 有_レ 同_レ 造_レ 化_ニ 若_レ 其_レ 息_レ 用_レ 故_レ

壙垠无滯為名也崔云猶曠蕩也

口義曰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无何有卿壙垠之野皆言也太虛无極之地也

口義曰何謂猶何故又崔本謂作為亦是何故之意帛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二本作窟牛世反

口義云漢中漢无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心此性皆合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宋_レ 厭_レ 離_レ 世_レ 間_ニ 則_レ 乘_レ 深_レ 遠_ニ 之_レ 太_レ 道_ニ 凌_レ 虛_レ 空_ニ 而_レ 滅_レ 迹_レ 超_レ 六_レ 合_ニ

以_レ 放_レ 任_レ 遊_レ 無_レ 有_レ 以_レ 逍_レ 遥_ニ 疑_レ 神_レ 智_レ 於_レ 射_レ 山_ニ 處_レ 清_レ 虛_ニ 於_レ 曠_レ 野_ニ

如_レ 是_レ 則_レ 何_レ 天_レ 下_ニ 之_レ 可_レ 汝_レ 又_レ 何_レ 謂_レ 以_レ 治_レ 天_レ 下_ニ 感_レ 予_レ 之_レ 心_レ 為_レ

為_レ 哉_レ 蓋_レ 無_レ 為_レ 者_レ 也_レ 言_レ 皆_レ 放_レ 之_レ 自_レ 得_レ 之_レ 場_レ 疏_レ 夫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皆_レ 自_レ 化_レ 有_レ

則_レ 不_レ 治_レ 而_レ 自_レ 治_レ 也_レ 何_レ 為_レ 又_レ 復_レ 問_レ 疏_レ 天_レ 根_レ 未_レ 達_ニ 更_レ 請_レ 決_レ 疑_レ

如_レ 此_レ 又_レ 復_レ 問_レ 疏_レ 天_レ 根_レ 未_レ 達_ニ 更_レ 請_レ 決_レ 疑_レ 無_レ 名_レ 人_レ 曰_レ 汝_レ 遊_レ 心_レ 於_レ 淡

其_レ 任_レ 性_ニ 而_レ 無_レ 所_レ 合_レ 氣_レ 於_レ 漠_ニ 漠_レ 然_ニ 靜_レ 於_レ 疏_レ 可_レ 遊_レ 汝_レ 心_レ 神_レ 於_レ

形_レ 氣_レ 於_レ 寂_レ 冥_ニ 之_レ 卿_レ 唯_レ 形_レ 與_レ 神_レ 二_レ 皆_レ 虛_ニ 順_レ 物_レ 自_レ 然_ニ 而_レ 無_レ 容_レ

靜_レ 如_レ 是_レ 則_レ 天_レ 下_ニ 不_レ 待_レ 治_レ 而_レ 自_レ 化_レ 者_レ 耳_レ 疏_レ 恬_レ 淡_ニ 之_レ 域_ニ 合_レ 汝

私_レ 焉_ニ 而_レ 天_レ 下_ニ 治_レ 矣_レ 任_レ 性_ニ 自_レ 生_レ 公_レ 也_レ 心_レ 欲_レ 益_レ 之_レ 私_レ 也_レ 容_レ 私_レ

果_レ 不_レ 足_レ 以_レ 生_レ 生_レ 順_レ 公_レ 乃_レ 全_レ 也_レ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疏_レ 隨_レ 造_レ 化_ニ 之_レ 物_レ 性_レ 順_レ 自_レ 然_ニ 之_レ 本_レ 性_ニ 無_レ 容_レ 私_レ 作_レ 法_レ 術_レ 措_レ 意_レ 治_レ 之_レ 放_レ 而_レ 任_レ 之_レ 則_レ 物_レ 我_レ 全_レ 之_レ 矣_レ 陽_レ 子

口義云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措名而謙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及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

晉易希逸云晉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一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

發音來李音狸崔云施朱也

屈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疏姓陽名朱字子屈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

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響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主聖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技係勞以教交相輕易

形容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異昏徒勞苦改易

形容技術工巧神慮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慄也且曰虎豹之文來田

猿狙之便執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

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疏藉繩也猿狙猴也虎豹之涉虛以御字無方也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猴

以跳躍便捷恒被繩狗以執提狐狸每遭係頸若以響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主也耳

陽子屈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疏既其失問故

請明主為政其義安在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主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疏

夫聖人為政功成俾造化覆等玄天載化貸萬物

功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已為之也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夫明主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疏誘化蒼生念其

去惡貸備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有莫舉名使

且用不知百姓謂我自自然不賴君之德疏莫無也舉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疏頭也推功

口義化一此朝野不知而帝何如之意貨施也言施化於民也

名而物自得其所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端無大章如此以上教限是說其意當應帝王之意。

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名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自得而懽喜適悅者也。而無方者也。

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迹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獨立以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鄭有神巫曰

季咸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也。知人之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

走。不喜自聞。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尅定時且驗若鬼神不喜豫而聞凶禍是以弃而走。

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既以告壺子疏。列子事迹具道遙篇今不重解。

壺子鄭之得道人也。号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既死

其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也。謂季咸之至。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

又過於夫子。疏。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

得道與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此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

知荃蹄異。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疏。夫衆

於魚兔耶。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元其一方。疏。汝用文言以必信於世矣故可得而相之。道而世

間元對既無天智必信彼小。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本作視

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本作視

莊子內篇應帝王七

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
非九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矣疏嘻歎聲也

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生怪已
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花濕灰均於

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因默因默之與水流天行

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介也今季咸見其尸屈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

曰義云地文者此猶禮家
修規之名萌乎

為物主順時無極故非相者
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

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

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子示見義

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

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

寂及遣此則第一妙
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往機不發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花之機開而不發

與來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

意云至人順時
無極故非相者
所測耳此應帝
王之大意也
萌然寂泊曾不
震動無心自正
文類傾頽此是
大聖無感之時
小巫謂之弗活
也而壺子示見
義有四重第一
示妙本虛凝寂
而不動第二示
垂迹應感動而
不寂第三本迹
相即動寂一時
第四本迹兩忘
動寂及遣此則
第一妙本虛凝
寂而不動也

田莊楚人謝鳴長
與來疏前者伊
妄言我死今明
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
矣全

日義不動之動也推與機
同祖於微而推則

日義
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
之田非壤之壤即是然
之壤也猶今俗家以舌
謂為天津以項上為泥丸
類此是生音前動而上
一意實不入即是
無俱遺

以聖功用為已力謬言
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權抗也令乃
自覺昨日之

所見見其杜權
故謂之將死也
小巫寡識有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吾示之以天
茲叨濫者也

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
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

之飾皆為
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
而機發於
踵常在極
上起
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
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
儀季咸見此形容

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
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肖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善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疏此是第三示本迹相即動寂一
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耶謂齊其
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曷示之以太冲莫勝
屈太冲之極法然泊心而玄同
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冲虛也莫無也夫
聖照玄疑與太虛

是殆見吾衡氣抗也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日義衡平也半也氣抗之
動至於衡平一十之地而
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
以爲不齊耳其半動半靜
無不定也

浩

一義莫勝不可提摸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五字反 鯢桓之審為困止水之審為

有淮南子看九班之淵許慎注云主深也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困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

無心委頓外物故雖流之與此鯢桓之與竜躍常困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與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乱紛如屈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聚也夫水体無心動止隨物或鯢盤桓或竜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以地文流水以喻天壤

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困有九名者也謂鯢桓止水流水沉水濶水沃水雍水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元嘗又與來疏欲示極深而明日應須更召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疏季咸前後度

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迹兩忘動寂刃遣聖心行處非危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逆而走也矣

壺子曰追之疏既見奔逃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命令捉取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

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曷何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而

常深根具疏夫妙法玄源窮其恍惚超茲四句離彼極者也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

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不

知其誰何泯然無疏委蛇隨順之自也至人應物虛已忘聽隨順這機不執宗

口義吾亦亦觀名虛虛無也

口義不知一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一也

口義第百類第慶有拉扱也波流者卷湯也言其變也小出但見拉扱齊湯故自云而產也

本既不可名且故因以為第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

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

此明應帝王 疏類者放任靡者須從夫上化無心有

者無方也 疏感斯應放任不務須從於物而揚波

塵俗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于變 然後列子

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且其逃也

自以為未始學而取疏季咸逃之後列子方悟已

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既習 二年不出為其妻饜食

尚無為伏膺玄業也矣

豕如食人忘貴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饜火

賤也 疏忘於榮辱食豕如入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唯所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

遇聖 疏涉於世事無親疎也 彫琢復

朴去花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直 塊然獨以

取實 其形立外飾 疏塊然無情之貞也外除彫飾內

去也 紛而封哉雖動而真 疏封字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

雖動而真 疏接物而守於真本確尔不移

一以是終使物各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 無為

自終 名尸因物則物各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 無為

自當其名也 疏寄故無復為名譽之主也 無為

謀府使物各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 無為事任

自謀也 復運為謀慮於靈府耳

付物使各率素分 疏物自為 無為知主無心則物

各自任 疏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各自主其

也 疏忘心絕慮大煇群生 體盡無窮因天下之

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自為故馳

萬物而體悟真源故能以智覺而遊無朕任物

無窮也真會故曰皆無窮也而遊無朕故無

迹朕迹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而無見得見得則

足則疏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而無見得

止也疏盡其能未為不足者也不知止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無情疏夫懸鏡高堂物來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疏將送也夫

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靈無迷

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乃盪盪不以心故雖疏夫物

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從合于

儀明齊二景豎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

為其勝物是以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南海是顯明之友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

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疏有無一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二偏

儵與忽謀殺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疏儵忽一人由懷偏滯未能

江南云渾沌無孔竅也李
曰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
簡文云儵忽取神速也
渾沌以合和為自神速
有為合和覺元為竅也
又說文云孔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七日一雀至言不須自然開目也

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之也 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為者敗之 疏 夫運四肢以滯境鑿七竅以洗塵乘渾沌之至淳須有無之取捨是以不怒天年中塗天折勗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卷第七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音義曰卒事以名篇

郭象注

○駢拇枝指出平性哉而後於德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指與第

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平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

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蓋之五藏於性中非

附贅縣疣出平形哉而後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

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是於名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弃之是道有所不存能有所不載而人有弃才物有弃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附生之贅肉懸有之若莫之任是都弃萬物之性也疏附生之贅肉懸係之小疣並稟

贅狀各目橫生一肉屬着体也

性各

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後性者譬離曠
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開假學故無後性也
多方乎仁

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
具者無

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
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
即不可以相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惑者

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而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

任少是率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
疏之從性多仁義羅

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其萬物夫能
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初應

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
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
得不然而非以

有用故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
然也
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提故雖

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
自然天性有之非開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

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
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

淫僻而失至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性情駢
當於体中也
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此為

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
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良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小方不為不
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

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
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
言離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
是故駢於明者

矯性為尚以此為用不示謬乎

大正五日
南日八日
南日十日
南日十日
南日十日
南日十日
南日十日
南日十日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能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自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濫黃帝時明自人也百里察毫毛也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者未嘗以慕意自用也所困常在於希爾

疏 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沽洗蕤賓無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惣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

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條師極知音律言爾曠二字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因乎然

枝於仁者擢德則爾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帝史也百步見秋毫之末云見千里對鐘孟子作商婁

林鐘六月呂
中呂四月呂
夷則七月律
應鐘十月呂
南呂八月呂
大呂正月律

困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策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

史則曾史之策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策蹄也

疏 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曲如生分中枝生

枝也擢用五化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

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

於物飲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效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按謂擢權偽能塞其

真性也姓曾名參字子與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名參於

鮑字子角衛靈公臣此一人並真性仁孝故舉之

辨者曩覺結繩寘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

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夫騁其奇辨致其危辭者

結繩李云言小辨危辭若結繩之累也佳云聚無用之語如三之其結繩之結也實亦雅云微也一云歲也敬本亦作繁徐音碑郭也結李亦計及司馬云罷陸徐五婢及郭等肩一云敬陸分列用刀之貞也

莊子外篇駢拇

三

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
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也墨者姓名翟亦宋人也為
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此二人墨之徒真
多辨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
絨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
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斃蕘由自持
也亦用力之自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
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群之師
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
天下使天下各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辨由
得其正而已如合駢之柙傍生枝指稟之素分
豈由人為故知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
惑之徒捨已效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

跋其知反集本作枝音
或集之反

此數人以一正萬故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
非天下至道正理也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也
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
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
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以合正枝乃疏以枝望
正合謂而枝者不為歧以合正枝乃疏以枝望
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謂枝為歧
乃謂枝而為歧為歧實非歧也長者不為有餘以短
乃謂長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疏長者謂曾史
有餘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辨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
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眾人比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

然亦天機自張 是故鳥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鳥脛小鴨也鶴鶴之類

失本性所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 疏夫稟性受形夙有崖量

如鳥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噫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而憂之者真可

謂多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

體真趣橫生勸發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

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乾之夫如此雖群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乾枝則曲成而

何憂哉 疏乾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

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惑者不能忘淡

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乾枝成於

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滄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

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極之也然

胡曰及郭又胡突反

彭晉然恨發及函斷也在

胡曰及郭又胡突反

胡曰及郭又胡突反

胡曰及郭又胡突反

命世正謂言會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疏 高曰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
此為仁也 疏 言會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
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
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
迹 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貴富所以可
也 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 饗貪財也
力受任豈有决已効彼以饗竊非望哉 疏 素分不懷
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采利祿偷竊貴富故
絕已之天性亡失分僉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
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知抱璞還淳心須絕仁弃義

乎疏 此重結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賢也 夫仁
前旨也 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賢賢 疏 自從也三代復
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殷周也賢賢猶

屈 謂之存為記也

漫縱逸也 澶淫行也

誰貼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弄情徇迹 賢賢
賢賢逐何憾之甚是以復行仁殷行義周行礼即此 賢
狀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 疏 鈎曲
規圓矩方也夫物類鈎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
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
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 待繩約膠漆而
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 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疏 真智也夫待繩約膠漆而
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 屈折
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
禮樂物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
屈於及又死付及未又作極於高反 禮記物喪其氣自以體曰物喻和悅
屈曲也折截也喻俞猶姬撫也操直為曲施節文之禮
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柔姬撫偏愛之仁喻俞執迹之義

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入亡以其本既而
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愆結前文
文失以生後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
文之得也

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以繩索疏 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
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復釋魚則春聚而
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繩索
之所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尔故知礼条仁義者乱天
之經者者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
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一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

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以得 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
或方或圓乍曲乍直

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生豈措
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啣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同物故與物
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
之闡惑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
今而法無虧損千 變萬化常唯一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
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

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往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
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
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心相續連連不斷懷狹此行遨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
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切用之
實矣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陣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

使天

使天

下感也 仁義連連祇足以感物使喪其真 疏 仁義之教聰明之迹垂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感易方大感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

大感也 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 何以知其然邪 疏 然

是也此即假設 疑同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

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万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切見焉

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奔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羨色撓世不

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 疏 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

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 是非以仁

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遂於聖迹 上

義易其性與 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 由是觀之豈非用仁

義聖迹撓亂天下蒼生奔 本遂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

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

得已或以繫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疏 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與有為之教

不及不亦非乎注云或以繫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繫

夷猶創傷也言復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

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鷄居而

世拱无為也 步驟八進速也

異

弊處作癩瘼也二字共註也

而無彰者何措而不殉哉故與世常真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槩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槩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 殉從也營也末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也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真其迹則殉故有癩瘼禿脰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疏 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外人未夫

聖人異号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号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

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疏 此仍前聖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

臧作即及進云好善曰臧方言云齊人此獸也之正如石民男而晉婦謂之臧

女而婦謂之獲張揖曰婦之子謂之獲婦奴之子謂之獲如字亦雅云善也。漢書曰吾在壽以善格五文詔謂博家也

善學人殺孺子也楊雄云男晉婢曰臧殺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疏 奚何也冊簡也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

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殺乃有畫塞之殊牧羊云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疏 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名字公信叔齊

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墓林木森疎陌柳下惠之從弟名

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
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疏伯夷

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奚必伯夷
乃名利所殉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
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

不足據俗而言有義有惡以道觀者何是
復論疏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疏此惣結前文以成後義
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

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尚名遂於貨財
固當走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此俗情

子小人未其所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

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
定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平尚無為

之迹也若知迹之由平無為而成則絕尚去其而
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
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中倒置甚開真極於何而

取君子於何而辨且夫屬其性平仁義者雖通如曾
小人哉言無別也

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疏屬係也臧善
仁殉仁者取故不善也

稱也夫捨己效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跡如墨翟楊朱年於本性故

淮南子俞允狄牙嘗涉滄之水而別之一云俞見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為申

非論主之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率性通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之人也尸子云俞兒味乃善疏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不素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非其善故也
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符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也聰明也疏夫離朱師曠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閉學致令乃矯性為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疏能得也夫達於道者不易性以殉者也豈復執記陳之芻狗滯先王之遺庖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

以所為善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不亦宜乎
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疏夫曾參史魚楊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辟彼駢指非由學得而感者觀曾史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齊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壽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爾耳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疏夫竊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

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得人之

其適

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

此舍已効人者也雖効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 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

慕吏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謂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

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路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於失之一也 疏 淫滯也僻

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已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雅伯夷之善盜路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

適人之適者此疊前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 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莊

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愧道能之不為 謝冥復之無迹

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 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 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

妙侏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平仁義心行忘平是非体自然之無也魏道能之不為而高上下者顯仁義淫僻

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

風之動微 塵輕舉也

字音及字亦作吹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辛
郭象注
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
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
捍翹率也夫蹄
踐霜雪毛禦風寒
飢即乾草渴即飲水
逸豫適性即率
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馱皂棧而為服
養之乎况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
性各得逍遙不務不企即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辭鞍而
疏
義養也謂是貴人
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太殿也言馬
之為性飲於原野雖有高臺太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
士淳樸之民糸彼蒞茨安茲簞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備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辛
事以名篇

郭象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

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

捍翹率也夫蹄

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乾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率

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馱皂棧而為服
養之乎况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
性各得逍遙不務不企即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辭鞍而
疏
義養也謂是貴人

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太殿也言馬
之為性飲於原野雖有高臺太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
士淳樸之民糸彼蒞茨安茲簞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備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

格或作矜

李音述本或作聶非也專
之樹及司馬向崔本並作
頰向云馬氏音味崔云糾
前兩是也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之為善斯不善者也 疏列子云姓孫

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鉄灸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

其蹄雜謂著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馬謂紂前兩脚也

皂謂槽櫪也棧編木為床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

床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橫見燒剔即乖天理而死者

已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

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天折初華及社注左傳云馬過也

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

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驥之力適遽疾之分雖則

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賦者聞任馬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

駘何其性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疏

檝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彼曰鞭無彼曰策俱是

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檝齊之以鑣

轡威之以鞭策而未其以分外之能故駑

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疏範玉曰陶陶化也亦

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窰也埴黏也亦土也

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

者中鈞直者應繩疏鈞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

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鈞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疏土木之性稟之造

物不求曲直豈慕

方圓陶者近人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

鑿音也消文

宿余招反燒瓦竈廣
亦作窯
口埴 昌志反

莊子外篇馬術

駢字通雅

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

善於治也標曲為直厲鷲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也

此物舉前文以合其辭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吾意善治天

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

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

道者無為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可去也疏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

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發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命

一而不黨論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疏黨偏也

天自然也靈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自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自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遺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

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無舟梁不采非望之利故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

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廢乎萬物群生連屬

其卿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疏夫混茫之世淳和

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淡漠故無情万物

連接而共，卑間有識，群生係屬，而禽獸成群，草木遂

同，卿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長夷之欲，故物全，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是故禽

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疏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夫至德之

可羈係而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疏

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

子於何而辨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疏既無分別

乎無知之理，又不以檢行，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以末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以飾也。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廣，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知欲也，疏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物惣結已

前至化之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

也。也。暨暨為仁，踉跄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澶為樂，摘

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

有聖人，即有斯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能，自此以下，

弊吾若是何哉。疏任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

下行聖迹之人也。暨暨用力之良，踉跄矜恃之容，澶澶

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偽斯起，

踉跄恃裁，非之義，暨暨誇偏愛之仁，為澶澶貴奢，淫之

樂，摘僻尚浮花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

李曰：糾纏邪僻而為禮也。音：矯亦委也。崔：摘僻多節。

自此已上，明淳素之能，自此以下，任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系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系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系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

經自斯而始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音義謂馬至其體家以飾樽者謂之犧樽也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音義謂馬至其體家以飾樽者謂之犧樽也疏

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畧奉譬喻以明澆競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辨是非至化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性情不亂安用

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禮樂不亂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禮樂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義和性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凡此皆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變樸為

花弄本崇未於其天素有殘夫文采本由相間音系處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

不相頭發則官商黼黻無由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

可尚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厚樸之本之迹疏聖人以仁義之制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上樸罪

且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疏

靡摩也須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摩頰怒則分背而踶

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夫如之以術扼齊之以月題而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馬知何倪闔扼驚曼詭銜竊響疏銜轅前橫木也扼又

當顯形似月者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也驚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飲放逸不求服飾豈

扼銜轅前橫木縛駝者也扼又頸者也○月題徒曼反司馬曰馬額上當顯如日形者也○介徐古八反倪五圭反李曰介倪猶睥睨也○崔云闔扼驚曼詭

五

五

柅頭遲也司馬云言曲頭於柅以檢突也一云驚曼旁出也。竊嘗留響也。崔云詭術竊響及術機盜響響也。

能

莫榮華既而加以日題齊以衡扼乘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觖扼抵突御人竊響即盜脫籠頭詭術乃巧吐其勒良由乘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

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行者

疏 能姦詐也夫馬之真

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旣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屈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以此矣

此民之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真能也赫然之德使民昏附故曰赫胥蓋

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虛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旣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及至聖人屈折礼条以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須旋曰周旋逆旋曰折旋

匡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

跂好知爭敏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其過皆由

乎迹之疏 夫屈曲折旋行礼条以正形体高懸仁義令可尚也疏 企慕以慰心灵於是始踈跂自矜始知而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敏而不

知止噫聖迹之過也矣乎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 疏 夫攝緘滕固肩鑄者以 揭而趨更恐繩約開歛之不牢向之 守倫翻為盜貨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

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 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

者也 欲為守備其法如何必須取攝箱囊緘結繩約堅

固肩鑄使不慢戡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 疏 夫攝緘滕固肩鑄者以

揭而趨更恐繩約開歛之不牢向之 守倫翻為盜貨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

故嘗試論之世

口義六着此篇便見得情 非之雄處柱撰一段壁 自為奇特深乎取之也 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 六字非文乎投繩繞也 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 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 併聖而去矣

此世俗之淺知也

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 疏 夫攝緘滕固肩鑄者以 揭而趨更恐繩約開歛之不牢向之 守倫翻為盜貨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

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太盜積者乎所謂至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疏夫体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頭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

近顯迹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欲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

木盜積守乎言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發胡義旨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來耨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疏齊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

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來耨耨以備農業境上寬大一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

諸侯未犁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杜稷治邑屋州閭也耨耨也

廟

三齊言公簡公陳桓共三人有也

卿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疏

夫人非玉不並非穀不食故邑封牛有日社封

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家為

閭二千五百家為州万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

堯舜以下聖人立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邦國之法則也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具也

滯矣所以守國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七世而為人守之也

疏孫初敬仲適齊食菜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桓殺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即邪自為封邑至相曾孫太公和迁齊康公於海上

莊公二十二年傳曰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于齊敬仲天公之臣也

口義云田氏篡齊以私量其入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敗大抵如此故莊子此故喻之

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攻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

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十二世有齊國疏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

口義云馳裂也靡爛也
得罪而致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賊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訛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重舉前文以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聖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龍逢斬比干

其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主廢列氏以立單氏列子謂君

曰此甚弘也乃殺之脗裂也亦言脗剝腸靡爛也碎也

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今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之行而不先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特君子之
之勢賴聖迹威故得顯顯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疏 假設跖之徒類
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耶疏 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
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所以禁
盜而反為盜

資 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不慮其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
也 疏 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不慮其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
故聖也戮力同心不避強禦並爭先入堂非勇也矢石相交

不顧性命出競屋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
吉凶往必克獲是其知也輕財重義取不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

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知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能五
能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知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

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疏 聖人之道謂五能也以向如是理觀之
為善之徒不履五能則無由立躬行道盜

跖竊之類不資聖智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豈得行其盜竊耳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信哉斯言斯言雖
信而猶不可亡聖

者由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
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
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

其迷而疏 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廢繁者
失致哉 疏 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廢繁者

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 故曰唇竭則齒寒曾酒
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也

口義云楚友代曾以其酒
薄也而索乃代 趙以魚泉
得可授也唇與齒似不相

開啓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十川竭而谷自虛紅與淵不相干紅衰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

虞號晉一號公滅於虞之口借路缺之國此臣諫曰虞號如唇齒若唇盡齒可與虞一則缺其唇矣云有左傳

口義云梧擊一賦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任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

山附於地則也山夷則主實之於淵是不相開而相因也

江云向云事業日新新者舊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反得實而損其名彼真而忘其塗則大盜息矣

江云聖人一向云聖人死言守故而不日新塗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下止不亦之乎

口義云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也聖人復由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

薄而邯鄲田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曾酒薄非以阻邯鄲

而邯鄲田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聞服也斯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唇亡齒寒虞魏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云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系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退宣王怒與

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田邯鄲邯鄲田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梧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亦自息

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疏梧打也聖人猶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疏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開天下今言梧擊者亦示其仁義絕聖弃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困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丘非以實困而困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夫智惠出則狡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丘夷困實豈得措意必至之宜死息也天下

平而無故矣非唯息盜爭尚疏故事也絕聖弃智天下

無有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築路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以欺海故曰重利盜跖也
魯自薄而邢鄆圍又見淮
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江云

十斛一向云自此以下皆
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
益 子云權稱錘衡稱衡
也

口義云斗斛權衡符金仁
義四面言以下抑高之意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淡無為物各取根人皆復命豈待
教迹而後真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後貴聖
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復桀肆其害毒盜
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復桀豈得
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
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

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金以信之則並與符金而竊
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乃小盜之所困
貪而疏斛者令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
利也深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
成一卽今之銅魚木契也金者是王者之王印握之所
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且也王者恩被蒼生猶且作

口義云竊鈞小盜也鈞腰
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簪
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
大者乃知此情世之言也
既論諸侯則其五國亦以
愛民利物爲事是亦不特
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重
知也

口義云名爲大盜者人皆
欲逐之諸侯皆竊國世併
於人上人謂誰不見以竊
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
水捕仁義斗斛權衡符金
慎世大而世未有立常以
者立用刑以禁止者是皆
憤而爲此

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
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爲
於小賊而利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
大盜者也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疏
鈞者腰帶鈞也夫聖迹之與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鈞帶
必遭刑戮公劫齊國翻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
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耶何以知其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
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金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
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
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大盜也
大盜者必行以仁義也平以權衡信以符金勸以軒冕

威以斧鉞盜此公室然後諸侯可得而揭逐隨也勸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鈞者也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述之設本息姦表而田桓隨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金悉共有之哲言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此重利益蹈而使

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夫蹈之不可禁由所出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

不輕也故絕盜在盜蹈所以擁卒九士橫行天下者疏亦賴於五能故也向無聖智豈得

賤貨不在重聖也亦乎是知駟馬掠人不可禁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困則為人作食刑罰疏脫失也

迹也示明也魚失水為物所復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示也

口義云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留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子瞻見孟子公孫丑篇曰公楚惠王凡子也亂楚見千字文

口義云猶玉毀珠焚符破聖制斗折衡皆足廢詭以結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

口義云殲殘者毀制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也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恨世之待故人每以斗折衡焚符破金之事議之其實即老子

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弃知而又具物極物極各具則其迹利物之迹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

疏聖人則堯舜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疏

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于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

故絕聖弃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疏弃絕聖知天

其分臣持亦及義與德字世積德夢也王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疏藏王於

盜自息加刑而自息也疏山藏珠

於川不貴珍焚符破金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疏

寶豈有盜濫符金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斗折衡而

民不爭夫小爭乃大不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

平之所用也疏也既遭斗竊翻為盜資拮擊

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急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破壞合於古人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無所矯則內全我疏既殘三王又毀五帝蓬戶咸盡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術之退也擢亂六律鑠絕竿

瑟塞諸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

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疏擢拔也其所貴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舍其真也鑠消也竿形與筍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竭瑟長八尺一寸濶一尺八寸三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簧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接管絕絃銷經絕緯毀蕤華之曲弄言之

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勅之端塞諸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所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化幸已聞見故毀絕鈎繩而弄規矩擣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鉤矧結

細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左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樹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可弄而妙匠之指可擣也疏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擣折也割也工倕稟性秘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已逐物實

明有造作也

莊子外篇胠篋

此之由若使弄規矩絕鈎繩擲辭備指則人帥分內咸有其巧辭猶知細髮九豈開工匠人事若天杭巧也事

出老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 去其亂群之弊則天下 **疏** 却也玄原也道也

參至孝史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辨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削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辨之口攘去斃慧之仁弄却跟跛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

濕向 **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疏 錄消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仆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

鑠山在云不消壞也

其德則天下不僻矣疏 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

不惑豈有倒置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之**

立其化而以倫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躐而効之効之則失

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至 **疏** 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

矣夫天下之太患失我也 **疏** 能翫光匿熒而揭波濕俗標名於外引物從已炫耀群生天下

亡而不反本失我之廢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若夫

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

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外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 **疏** 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已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

此之由若使弄規矩絕鈎繩擲辭備指則人帥分內咸有其巧辭猶知細髮九豈開工匠人事若天杭巧也事

出老

巨於其嚴三反

如王及本又作華同所類戶

設此法終于獨不知至德之世平昔者容成子大庭氏無所用也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虞氏

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紀要

而巳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后刻木為契結繩表言上下和平

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其其食美其服通故常其

若思夫侈靡樂其俗安其居疏止分故其去花故羨濕則無時慙矣同故榮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

疏境邑相此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聳相接而性若此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之時則至治已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往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奔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

之迹猶贏裏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述使物學致斯弊疏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

行足跡所接裏糧負載不憚千里內則奔親而則是上好知

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疏尚至治之迹上好知

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居知而疏尚至治之迹上好知

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淡清居合

亂也老君云以知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夫乃弩畢弋譏

李云在綱目畢繳射也

圖

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錡罔罟罟之知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楛羅落罟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改之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捕之以知而兇 疏網小而柄形似罟

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在知任知無妙也 星故各為軍以繩

擊箭射謂之弋罟罟皆網也筍曲梁也示莖也削楛為

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罟罟罟

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滿騰之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

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李云漸滑不覺深也世云漸毒

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

其少也性少而以逐逐多 則迷 疏智數詐偽漸清毒害於物也頡滑滑替也亦茲

也 疏點也解垢詐偽也夫滑替堅白之知譎詭同與

之譎諛有虧於其理無益於世教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故遠觀譬於若謂愚俗惑於小辨

在於好知疏每每昏昏負也夫忘懷任疏則宇內清夷

乎好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

舍已効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

非感加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已善者

何也 善其所善爭向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

之所由生也 盜跖行不善以擄東陵田桓行聖迹

以竊齊國故滅穀葉異亡羊趣同或夷跖行殊擄性

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乱故上停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隨四時

之施喘與之蟲豸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或作揣端 初觀及善一植物 失物友 安而馬云蘭也世向本善而後有善

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播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子者胡可以不忘

其知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述故天下太

哉亂悖亂也條銷也隨壞也附地之徒曰喘與飛

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述用智為害必甚故

能鼓動陰陽播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

炎涼為之愆叙風雨所以不驟雅走水

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侮

夫恬憒無為

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嗶嗶以已論人也

疏自從

代謂復殷周也種種淳朴之人役役輕黠之良穢發也

嗶嗶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平和素樸之時像

圓夫而清虛法方地而安寧並万物而為族同禽獸之

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堯化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

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侮夫廢無

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之聞及多疑及抑首俛以已
悔之負也可馬不負負餘許
彭又詐剛又厚木作嗶嗶音厚
本上有作嗶之少知而花也二嗶
之徒之良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